



福建文学创作丛书

小 說

# 百万富翁总管

姚 鼎 生 · 著

百  
福

福建文學創作叢書

小 說

# 百萬富翁總管

姚鼎生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1961.12福州

## 內 容 簡 介

本书收作者短篇小说九篇。“黄汉汉”塑造了一位立场坚定、爱憎分明的先进农民形象；“高小毕业生”、“评产”、“两个好友”、“护牛模范”等篇热情的歌颂了农村中的新人新事；“养鸡姑娘”、“喜遇”从侧面反映了闽北山区面貌的巨大变化；“百万富翁总管”及“粮纲通讯站”则表现了群众在大跃进中的高度劳动热情与勤俭办社、爱社如家的高贵品质。作者文笔朴素、幽默，作品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## 小 說 百 万 富 翁 总 管 姚 鼎 生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(福州得贵巷18号)  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  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3 字数58,000 印数1—10,200  
1962年1月第1版 1962年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T10104·287 定价：(6)二角六分

## 目 次

黃漢漢	(1)
高小毕业生	(17)
評 产	(28)
两个好友	(33)
养鸡姑娘	(43)
喜 遇	(55)
护牛模范	(59)
百万富翁总管	(70)
粮鋼通訊站	(86)

## 黄 汉 汉

### 一

两山乡有两个自然村，由一条溪作界线，溪东为东山村，溪西叫西山村。两村人来往，全靠着渡船摆渡。溪两边都有许多松林、茶树，跟着地势起伏，伸展上去，到山的尽头，紧接了天的边缘。林木之间，也夹杂着一块块梯田，田中间可以看见几座古式的矮房子，东一家，西一家，零零散散。有的房子在山僻处，给山遮住了，给树遮住了。但每天晴时候，透出炊烟来，却能告诉人家：那里是有人家的。

西山乡有个农民叫黄汉汉，年纪虽然才二十五岁，看他的面貌，苍老得使你不相信他是三十岁以下的人，但讲起话来简单、直率，不留余地，和小孩子一般，又不象个成年人。他的祖父因欠下本村财主黄大肚两担地租，利转本，本转利，几年光景，连本带利就欠下十多担。他还不起，就年年到财主家里打长工顶钱利，整整过了十年，他的祖父熬死了，还是欠下财主十多担谷子。黄汉汉的父亲那时才十五

岁，又去当长工顶利息，直到咽气时候，钱债还没有还清。那年，黄汉汉已十八岁。母亲对他讲：“两代人都死在这钱利上，你不能去跳这死人坑。逃荒去吧！有本事时候再回来接我！”黄汉汉怕走了后财主要迫害他母亲，不忍得走。母亲讲：“何必两个人同在一块遭殃，离开此地或许还能发祥！”他含着泪，忍痛与母亲离别了。别人逃荒，还能挑一担破被、破锅、破衣服。他呢？两手空空，沿途要饭。他走后，财主把他母亲赶走了，将他的破房子占了做牛栏。他逃到闽北，又投到一个财主家里当长工。那时候，穷人不管到那里都同样受罪，那有好时光？在外乡，他并没有如意。想到日子久了，欠家乡地主的钱债越拖越大，更加发愁了，常愤慨地说：“老天爷，为什么世上有这许多不公平的事情！”

黄汉汉在闽北受了七年罪。这一天，满天乌云散了，解放军解放了闽北，受苦人出头了。黄汉汉欢喜得说不出话，心想：穷人真有这日子，莫非自己在做梦吗？党派工作组来到乡里，领导农民起来减租反霸。黄汉汉参加了农民协会，与大家一起跟地主、恶霸做斗争。因为他工作积极，给选上农会的小组长。不久，他得到家乡解放的消息，一夜睡不着，翻来复去，天一亮就辞了大家，到城里来等船只。等了两天，他好着急，最后才查到一只同乡的民船要开回去。他与船家讲清楚，就搭这船回来。他心很急，路上帮船家划桨，撑篙，但路途却很长，在水上过了半个月才到达家乡。

黄汉汉回到西山村，在一个破庙里找到了母亲。原来，母

亲被財主赶出来之后，就提着籃子到各村去要飯，最近才回到村里。他見老娘比往年更衰老了，头髮更白了，縐紋更密了，面上骨头更露出来了。穿的衣服补得分不出那一块是新的、那一块是旧的，心里很难过。想：要不是共产党来了，恐怕永远不能相聚了，那会有今天的团圓。母子二人說到动情处，都热辣辣的流下泪来。

本村地主黃田生，就是那黃大肚的儿子，近四十岁，他家好几代都是穿鞋着袜，收租收利。衙門里有他的朋友，山上土匪与他称兄道弟。在这一帶里横行霸道，无人敢逆他。誰不順他的意，就叫土匪来把你杀了，死了也沒人替你伸冤。此地虽然解放了，但山上还有土匪，他們与国民党潰軍合成一股，还有三、四十人，时常出沒乡間，杀人放火。黃田生暗地里与他們勾勾搭搭，所以农民們心里顾虑还很大。这黃田生見黃汉汉回来，就来找他，又拉攏又威胁的說：“你欠我家的債，算起来該有成百担了。看来，你也沒有帶回这許多还債的錢財。我們好歹是本家，这笔債，眼下还不起，就暫不提它。……”

黃汉汉心里恨透了他，不領他的情，“高利貸的借款，人民政府有規定，該怎么办，就怎么办！”

黃田生見他如此，就沉下脸来，“要記住，你是軟房人，在这里沒你講話的地位。这里比不得別的地方，別想依靠共产党的势头。拳在头上，佛在西天，共产党沒法救你。服服貼貼的听你爷的話，你爷不亏待你，若存心与我作对，就当心你的生命！”黃汉汉狠狠地盯着地主，心想：“你橫

行不了几时，你也要看看，今天是我们的天下了。”这时，狗腿们已拥着黄田生回去，七咀八舌的说：“不值得与这样的人生气！”“他敢横行，就砍他的头！”

黄汉汉牙齿咬得格格响。

经过这一场争执，汉汉引起了全村人的注意，“他一回来就敢与财主顶架，一定在外边听到什么新道理，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给他壮了胆。”于是，穷兄弟们夜里便偷偷的找黄汉汉谈心、商量。

## 二

不久，区中队开到西山村来剿匪。土匪闻风逃跑，一个也没有抓到。这时，两山乡要组织农会，大家见土匪没有消灭，还是不很安心；一些人还不敢参加农会，更不敢当农民代表。

区农会主席老云，是个北方来的干部。最近，他来到西山村工作。黄田生请他到大房子去住，他不去；给他派来了好饭好菜，他不吃，只找最穷的人谈心。他到破庙来，与汉汉同吃同住，白天还与汉汉一起上山去砍柴。汉汉看他肩膀宽，柴刀在他手里如挥扇子那样不费力，就说：“看你也象惯打粗的。”

老云笑着讲：“不瞒你，我也是打长工出身的。”

汉汉见他与自己一样受过苦，感到加倍亲切。老云对他讲翻身的道理，汉汉越听越高兴，说：“地主能打倒，深



仇大恨能雪报，叫我上刀山下火海都干。”后来，老云同志叫他去串联穷苦农民，在庙里开了个会。会上，大家选黄汉汉当农民代表。黄汉汉想：好吧，既然大家选了我，我就要替大家干事。

区中队又有了新的剿匪任务，开到别的地方去，老云暂时也离开这个地方。农民们的情绪又低落了。区中队一走，土匪又来了。一个农民在山上劳动，看到土匪快进村来，忙跑去告诉汉汉，叫他躲开。土匪进了村，又抓人又烧房子，但是抓来抓去，没有抓到农民代表黄汉汉。土匪头子对农民们威胁说：“谁敢再与共产党接近，就全家杀绝！”抓去的人受了他们一阵拷打，又被勒了款才被放回来。

这一天，黄汉汉躲在邻乡，听到土匪已离开西山村，就悄悄地回到乡里，一个人偷偷地摇着渡船，靠在西山村的岸边，一路上平平静静的到了家里，才休息不久，就听见外边狗叫得急，几个农民知道他回来，都跑来对他讲：“你上了他们的当。土匪那里是全部开走，他们只走了一部分，张扬出去说：全跑了，就是要我们的人上钩的。”汉汉的娘心慌地对他讲：“你……你……还不快快藏起来！天地，要保佑我的儿子呀！”

农民们说：“别慌张，老人家要装做无事一样，不要让他们看出痕迹来。”狗越叫越厉害，农民们才退了出去。

一会儿，四个土匪拿着手电筒，握着步枪来了。汉汉早已钻到门外一堆稻草丛里。他手里带着柴刀，决定如果给敌人发现了，就跟他们拼个死活。

一个土匪用枪顶着汉汉娘的胸前，“汉汉在那里？交出来！不交，就先枪毙你！”

“他没有回来。”汉汉娘镇定地说。

“站开！”那土匪一个枪托打在她的腹部，她倒了下去，土匪们就踏过她身上进去搜查。

这时，又有五个土匪抓了汉汉的几家邻居前来，“不讲，就统统杀了！”

邻居们明知汉汉已回来，却说：“他没有回来，就是杀了我们也抓不着他的。”

土匪把一个农民打倒了，枪托如雨点般落在他身上，那农民还是讲：“汉汉没有回来，打我有什么用？”后来，他晕过去了。

这帮匪徒方才正在喝酒取乐，没有放哨，也没有探查，不知道汉汉是否真的回来，只是按上头的计策办事，认为黄汉汉应该会回村里，所以才来抓他。现在，他们在破庙里搜过几遍，又见农民们异口同声地说汉汉没有回来，也就认为汉汉或许是还未回村。过了一会他们就走了。

汉汉躲在稻草丛中，外边的情况全看在眼里，好几次要冲出来，但还是被他忍住了，心里说：“要不是众人舍着命来保护我，今晚早落到土匪手里了。”他非常的感动。

晚上，风起得好大，雨也来了，一阵紧过一阵。汉汉知道今晚土匪没有放哨，风雨这么大，料定他们不会开到别的地方去，就一个人冒雨下山去报信。到了岸边，见渡船又在对岸，如果喊叫船夫摇过来，风雨这样大，既听不见，给人

家知道了反不妙。因此顾不得寒冷，在岸边的杉木堆上找出一根杉木，自己脱下了衣服，跳下水，就抱着杉木游向对岸。恰好这时风势向对岸吹来，他很快就上了岸，顾不得把衣服擰一擰，就死劲的往前跑去。西山村到区政府有三十里，汉汉这晚不知怎的，只一个多钟头就赶到了。区政府得到报告，马上通知驻军，随黄汉汉出发。风雨仍然很大，鸡二叫，他们就分着两路把土匪住的地方包围起来。匪徒们起初不知觉，等到外边喊：“缴枪不杀！”才晓得已被包围，只得乖乖的缴了枪。不费一颗子弹，就抓住了九个土匪。但黄汉汉受了寒，却病倒了。

### 三

黄汉汉病了，政府派人来慰问他，又发给他一笔医病的救济款。农民给他请医生，送柴送米，使他心里有讲不出的感激。认为自己并不孤立，有许多人站在他的背后，共产党人民政府是他的最大恩人。

地主黄田生见军队住下来，土匪又连连失败，心里愈来愈不安。刚好，这时候来了一个工作同志老郑。老郑才二十多岁，是学生出身的，自认为文化水平高，又看过几本理论书，就比人高一个头。来到村里，需要什么材料，就派人去叫农民来他房里，拿出本子，一边发问，一边记群众的话。大家看到他把手记下来，不懂得是什么意思，都不放心，于是都尽量回避他。黄田生就活动了一些人，常到老郑那里，

主动的找他讲话。老郑也就把他们当成积极分子。黄田生暗中还威胁群众，散布谣言，说：共产党不长久，山上还有国民党的军队（指土匪），台湾来了消息，说不久就要反攻，如果得罪了他们，到头就没有好下场。部队驻下来后，农会组织又扩充了，西山村又选出了几个农民代表。有个叫黄田智的，是黄田生的亲房堂弟，黄田生在背后给他弄些手足，也被选上了。这田智认得一肚子文字，替黄田生管账收租。他选进了农会，老实的农民在农会就不敢多讲话了。

汉汉在病中见田智选上代表，心上很焦急。此时大家对他讲黄田生家里存着大批武器，便冒病去找老郑，要把村里内幕对他谈谈。谁晓得老郑不在，只得又回来。

黄田生对汉汉的行动存了戒心，就与田智商量，把同房的三枝步枪，五百发子弹，与他的两支坏手枪，六颗手榴弹，一起交出来。因此老郑更加赏识田智，认为他能干、积极，对他更加信任。田智在老郑面前，也八面玲珑，百说百是。

一天，汉汉又去找老郑。老郑说：“你讲武器，人家早交来了。”

“不，他们不止这些武器。他们把好的武器交给土匪了，家里还存下不少，”汉汉说，“田智信不得。”

老郑说：“是，我需要了解了解。”

老郑果然去了解。但所找的人都是田智的同伴，结果反讲了黄汉汉许多坏话。他们说黄汉汉带军队回来剿匪，私搜了土匪的钱包，拿走了金戒指和金钱。又讲黄汉汉是个懒

汉，装病躺在床上，老拿政府的救济金；解放前，他在乡里就是大无赖，后来给大家赶走。甚至还說黄汉汉过去强奸过一个过路妇女，害得那女人投崖自杀了。老郑开头还只是半信半疑，后来見左右的人都这样說，也就信以为真，叹气說：

“唉，如果不听群众的話，几乎把坏人当了好人。差点坏了大事。”

全乡农民代表开会的时候，黄汉汉沒有得到通知，打听明白后，才知自己的代表职务被撤消了，不禁十分动气，赶到农会来，找着老郑，說：“郑同志，你凭什么革了我的代表？”

“你不配当代表。这是农会决定的，群众对你有意見。”

“郑同志，請你到西山村去了解一下，到底是群众的意見，还是黄田生的意見；如果是大家的意見，我沒話說；要是黄田生的意見，那就不行。”

“我早了解了，已看透了你的骨子。”老郑說完掉头就走。

黄汉汉拉着他說：“好。这事以后再讲。黄田生私存武器通匪的事，你就不能也馬虎了。不能再耽擱时候，坏了局势。”

“从你口里出来的話，很难叫人相信。这事情需要再調查調查！”老郑摔掉衣袖走了开去。

群众知道汉汉被革了代表，心里都憤憤不平，私下里就有人商議去找老云同志，把这里情况告訴他。

地主黄田生見汉汉回来，就說道：“汉汉，劝你还是死

了这条心。再重說一回，我們再坏还是本家，可以互相照看。你不亏我，我也不至亏你。如果和我过不去，我这一房人，不会放松你的。你是穷人，在共产党面前，可以讲响亮話，要晓得与我同房的也有很多穷人，他們在共产党面前，也同样有分量。何况你只一个人！就是共产党在这里，你也未必能够赢得过我。事情不是明摆着嗎？为人要瞻前顾后。”

黄汉汉咬着牙，“你这种地主，死还以为在睡，反动派时代，你靠錢財势力压倒我，現在你又靠房头强，勾結土匪，利用狗腿田智来欺压我。告訴你，今天是穷人的天下，这些都没有用，穷人不会上你的当。你同房人也有眼睛，不会被騙到底。”

黄田生見沒有达到目的，冷笑几笑走了。

黄汉汉愤恨的盯着他的背影。

#### 四

黄汉汉与人家讲到代表被撤去的事，不免火上心头，也顾不得什么地說：“想不到老郑也是跟田智一路人，处处袒护地主……。”

这話由田智加油添醋的传到老郑耳朵里，刺激得老郑又急又憤，立即写了一张条子，叫通訊員把汉汉找来。老郑見到汉汉，脸孔通紅，“你为什么到处破坏我威信？有話不当面讲，背后說我比土匪还坏，貪污、包庇地主！”

“当面讲，你不会听。你是袒护地主。这个讲法，难道还有错？”黄汉汉不客气地说。

田智插咀道：“你还不好好的向郑同志认错，敢胡说！”

老郑说：“念你愚蠢没教养，这次不办你的罪，今后不准你乱说了。你的过去，我已很了解，用不着装模作样了。”

汉汉气直了眼睛，“你还睡在鼓里。你晓不晓得，田智就是地主的狗腿子，替地主卖力，你……”

田智对老郑说：“郑同志，你看他含血喷人。我在田生家当过长工，是雇农。再说田生也不过是富农，把我与地主讲成一块，简直是诬陷好人！”

老郑说：“田智在西山村干了不少事情，没有一个人讲他不好，你不能好好帮助他就算了，反挟嫌破坏，居心太毒了！”

汉汉说：“老郑，你讲那些人讲他好，现在他们又利用宗派关系……”

老郑愈听愈气，不等他说完，就抢着说：“这村在我指导下，一切都上轨道，农民已经发动起来，十分团结，并没有什么宗派斗争。这些情况，我了如指掌，不许你在这里诬陷好人。”

汉汉再也忍不住了，“你了解，你了解！你了解得透彻！”

老郑见汉汉话里带刺，气得口角挤出唾沫，“你想搬弄是非，离间我们团结，你如果是好人，何以人家都反对你？”

“人家反对，自然黃田生、田智会反对我。因为我相信共产党的宗旨，要把他們斗倒。”汉汉說。

老郑斥責說：“別再放肆了。到底听不听我的话？”

“我反对你这样做法。”

“告訴你，我是共产党派来的干部，是执行共产党的政策，你反对我，就是反对共产党；反对政策，就是反动。”

老郑声音非常大。

黃汉汉說：“老云同志讲过人民政府是让受苦人讲话的。象你这样袒护地主狗腿，就不象共产党的干部！”

老郑气翻了眼珠，脸上象烧过的皮肉那样热，头顶冒着汗气，“你这流氓，給我先滚出去，以后再跟你算賬！”

黃汉汉气愤地走了出去。

田智趁机对老郑說：“我看这人的农会会籍也要开除掉！”

老郑說：“这样的人留在农会里毫无好处。”

田智忙把會員册拿过来，把黃汉汉的姓名勾去。老郑还感触深重地說：“云同志还再三对我推荐黃汉汉，看来他是沒有听你們的话，才給他騙了。我立該馬上向区委汇报！”

黃汉汉难过极了。回到家里連話也不說，倒在床上，想睡又睡不着，想干事情，又不是心事。

## 五

田智掌攬了农会。村里的坏分子都被他吸收到农会里



来，穷苦的农民在农会更不敢讲话了。刚好这时，老云又来到了西山村。田智对他献殷勤，他全不理睬。问老郑：“村里情况如何？”

老郑自负地说：“就如向区里汇报的一样，情况良好。”

“乡里这许多谣言是那里来的？曾追查过吗？”

“没有谣言。我没有听到。”老郑说。

“讲也奇怪，你在这里听不到，我们在区里倒听到不少。”老云说。

老郑脸红了。“怎么有这回事？”

“我们到群众里面听听，或许就能听到。”老云说，“把人叫到房子里来，自然人家不敢讲了。”

老云带着他来找黄汉汉。老郑说：“云同志，你怎么与这种人这么亲切？即使他剿匪有功，不究他以前罪咎，也算人民政府宽待他了，何必再去看望他。这样做群众会有意见的。”

老云说：“有意见，我们不就是要听听群众的意见吗？”

老云在路上，逢到农民，众人都亲热的向他招呼。但是，看到老郑在旁边，也不敢对他讲什么话，只跟着他走来。

汉汉还躺在床上，看到老云，高兴的跳下床拉着他的手，说：“云同志，现在村里由田智他们当道，弄得乱七八糟，你要整一整！”